

音乐之声

第一乐章,李伟刚、何为、希拉·布朗、金克珍以及低音提琴演奏家张达寻似乎还在寻找默契,但声部线条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晰了。从第二乐章开始,五位演奏家就已经互相契合着在德沃夏克的语境里奔放起来,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听觉感受是,节奏鲜明、音色醇厚,旋律流畅又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天津茱莉亚”的完美演绎

■ 吴孜

3月中旬,文旅部发布了一条“疫情低风险地区对剧院、上网场所等人数比例不再统一限制”的公告,几场本已与我无缘的音乐会,因此都打开了售票窗口。

最新开票的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音乐会,就挤在好几场热门音乐会中间。

其他几场音乐会的招贴画,都将演奏人员安排在醒目处,唯独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的,浅咖啡的底色上簇拥着将开未开的向日葵。我倒没有联想到凡·高的名画,而是想起了米勒的《拾穗者》。貌似不着边际的联想,难道不能是一种暗示吗?这将是一场内涵丰富的音乐会。

等到订好了票,才想到查看音乐会的曲目。于3月30日在上海交响乐团正厅举行的这场音乐会,总共演奏三首曲目,保罗·欣德米特的《小室内乐》、博胡斯拉夫·马尔蒂努的《第二号九重奏》以及安东尼·德沃夏克的《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不看不紧,一看大吃一惊:我消受得了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吗?

保罗·欣德米特,出生在德国的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优美的旋律已经被古典主义乐派、浪漫主义乐派的作曲家们写完了吗?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古典音乐舞台上的作曲家,喜欢“语出惊人”,作品中不乏怪诞和滑稽的元素,就是欣德米特的标志。就古典音乐,我不喜欢怪诞也不喜欢滑稽,而这部《小室内乐》欣德米特又是为管乐而作,乐器配置是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和圆号——虽然,铜管和木管是一支交响乐团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若要去听一场室内乐,我希望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弦乐和钢琴。

捷克作曲家马尔蒂努的作品,通常我不会主动去听,几次接触到他的音乐,都是开着车听电台里的古典音乐频道时,撞上的,“创作风格多变,音乐风格独树一帜得难以定义”,音乐理论家们这样评述马尔蒂努的成就,这就注定了像我这样道行远远不够的爱乐者,难以听懂马尔蒂努。

幸好,音乐会下半场的曲目,是德沃夏克一首长达33分钟的弦乐五重奏。自新大陆交响曲、大提琴协奏曲、《水仙女》《母亲教我的歌》等等等等,相对于德沃夏克这些广为人知的作品来说,《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有些小众,像我这样不用想德沃夏克的旋律就在脑海里的乐迷,之前也只听过两遍这首作品,但是,只要是德沃夏克的作品,就一定有好听的旋律,何况,领衔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弦乐五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是李伟刚。

现场很多乐迷是为了李伟刚而来的吧?当这位“上海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带领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的九重奏组出现在上海交响乐团正厅的舞台时,掌声特别热烈!就我而言,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正厅和演奏厅,已经多次听他领衔的“上海四重奏”的音乐会,从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作品到全套勃拉姆斯弦乐四重奏作品。有时候,他还会出现在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的位置上,比如,那场庆祝大提琴家王健50岁生日的音乐会,这两位先后出现在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少年,用他们出色的演奏串联感谢了帮助他们起飞的地方。

只是,“上海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怎么会出现在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的阵容里?

2019年10月9日,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宣布,由学院常驻教师团队组建的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正式成立。成立至今的一年半内,这支乐队已经先后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杭州大剧院、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地进行巡演并举办系列大师课。众所周知的原因,乐团于2020年巡演韩国首尔、新加坡、美国纽约和法国巴黎等地的计划搁浅了,可同时又是独奏音乐家、室内乐组合或世界顶级管弦乐团前成员的常驻教师们,却没有因为演出计划的变更而疏忽精进琴艺,去不了国外演出,他们就在国内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上海的音乐会重启以后,我不止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看见过李伟刚,有时候他坐在观众席里,有时候他则在舞台中央,这位以“上海四重奏”第一小提琴的身份被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聘为常驻教师的小提琴演奏家,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演出水准。

想必,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的演奏家们也都是像李伟刚抓住一切机会会演自己的琴艺。我觉得人耳却未必能入心的音乐会第一首曲目、欣德米特的《小室内乐》,因为5位管乐演奏家的出色表演,一曲终了,我兴奋得一跃而起。觉得自己有些唐突后打量四周,呀,他们也跟我一样站起身来拼命鼓掌,一个个激动得脸涨得通红。

音乐会的重头戏当然是德沃夏克的《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假如由“上海四重奏”来演奏这首作品,我想,音乐厅里的乐迷没有一个人会担

心演出效果。“上海四重奏”曾在这里完美诠释过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作品和全套勃拉姆斯弦乐四重奏作品,这一回演奏德沃夏克的弦乐五重奏,也就是再加一把低音提琴的事儿。我们还是有些不安地等待音乐会的下半场,是因为除了李伟刚以外,第二小提琴是何为,中提琴是希拉·布朗,大提琴是金克珍——都是陌生的名字呀。也许,他们都是独奏的一把好手,演出室内乐之难就在于演奏者应当长期磨合。没有了长期合作的队友,又加了一把低音提琴,李伟刚能带领他的同事们奉献给我们一曲完美的德沃夏克《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吗?

等到现场鸦雀无声后,李伟刚的脑袋向左侧一偏点了一下,德沃夏克的《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开始了。第一乐章,李伟刚、何为、希拉·布朗、金克珍以及低音提琴演奏家张达寻似乎还在寻找默契,但声部线条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晰了。从第二乐章开始,五位演奏家就已经互相契合着在德沃夏克的语境里奔放起来,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听觉感受是,节奏鲜明、音色醇厚,旋律流畅又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音乐会结束以后,乐迷们像往常每一场音乐会结束后一样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故意放慢脚步议论起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的表现来。虽说10位演奏家中有好几个外国人,但华裔占了半壁江山。40多年来,就古典音乐,我们不仅足不出户就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著名乐团的音乐会,我们的音乐学院也培养了不少让世界乐团和乐迷瞩目的演奏家们。都有谁呢?名单冗长,就不一一罗列了。

春花秋月

绣娘用她们的金指银针,绣出对生活的挚爱之心。

金指银针苏绣娘

■ 文文

“银针金指”的说法,我是从一位苏州文友的文章标题中借鉴来的。他文章的标题是《金指银针》,写的是他拉小提琴的感受。一把精美雅致的小提琴,夹贴在脸颊下,像亲近聆听又仿佛与之低徊倾诉,挥弓推拉,指尖点揉指板上的弦,在弓法和指法合作下,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天乐从和鸣中倾泻而出。外表看去,一切美妙的音响都从银色的四弦与乐手灵巧的手指演奏下诞生,这指这弦,足以用金银来名状。

同样,我为之倾倒的刺绣,也是绣娘用她们的纤纤巧指牵引着一枚枚绣花针绣出,那何尝不是用金指银针演奏出的不朽立体旋律!

春日里,唐人贺知章的咏柳短诗是华人共同的一道美味点心: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条件反射一般,在这个季节里,迎面遇到一株迎风飘拂的鹅黄新柳,我心头就会跳现这首短诗。只不过在今春,我脑海中还会放映出太湖畔的八千双巧手,也如人间的二月春风,不但给了我们一株株诗意的新柳,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世界的万紫千红。

在今春,有八千绣娘的太湖边镇湖镇出了一件大事。

2011年,中国与欧盟启动了中国与欧盟地理标志协定的谈判。其主要内容,就是双方对等共同评选出带有“地标”性质的物产品牌。好事多磨,直到2020年9月双方终于正式签署协定。我国入选的200多个地理标志产品,都是经过近乎万里挑一的严格甄别评判,最终分两批入选。今春的3月1日,此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这个地理标志中的人选者,都是地名带物名,如武夷岩茶、五常大米、桐江鲈鱼、巴伐利亚啤酒、帕尔玛火腿,有点儿像母亲与女儿的

关系——母亲养育了女儿,仿佛反哺,女儿出名了带着母亲也一同出名。苏州的洞庭(山)碧螺春、阳澄湖大闸蟹、镇湖刺绣,入选了。其中,镇湖刺绣是江苏省唯一入选的手工艺品类。再细看,入选者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吃喝的农牧产品,手工艺品极少。一个小镇的刺绣,代表了中国的刺绣,这太了不起。我前几年应邀撰写《太湖观澜》一书,纵览一番中国刺绣,因此对这个镇的绣娘在今春的殊荣敬佩不已。

苏绣与湘绣、蜀绣、粤绣并称中国的“四大名绣”,它们彼此排名并不分先后。从历史来看,湘绣似乎应该排名最靠前,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文物能推断出,湘绣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与苏绣等一起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苏绣在现当代更出众。据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的统计,在全国刺绣市场上,“四大名绣”中苏绣产值占到80%,而其中的80%又来自镇湖一镇。

传说记载,苏绣起源于泰伯雍兄弟奔吴。当时土著吴人为了劳作方便和抵御水中毒蛇水怪,实行“断发纹身”,在身上刺青,以期达到以毒攻毒的防范效果,以身上的古怪图案吓唬水中的敌人。但这样抛开审美不说,对于身体健康也有害。仲雍想改变这种习惯,苦于无良策。仲雍的小女儿名叫女红,她因为在做针线活时不小心刺破了自己的手指,一滴血染红了白色的绸衣,为了遮掩,她便尝试着在血印上用红线绣出一朵红梅,就此发明了刺绣。这种美丽花纹的衣物比身上的刺青更美丽。于是,仲雍第一个穿上刺绣的衣服下水,水蛇见了果然吓得纷纷逃遁。这样一推广开来,才使得土著吴人一改以往的刺青陋习。后人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发明,就将针线手工活用勤劳聪敏的仲雍小女儿名字来命名,都称之为“女红”。

受这个传说的启发,我有时就觉得这亮闪闪的绣花针,如同中华传统的针灸之银针,且寓审美与健康于一身,有益于民族的心灵和肌体。而看着绣花绷,我竟然将之联想成了泱泱太湖,其波澜千变万化,出神入化。绣娘则如美神飞天,在三万顷碧波上翩翩起舞,娱天娱地,娱人娱己。

镇湖是苏州高新区的一个特色小镇,全镇人口只有两万多,从事刺绣的绣娘就达八千多名,这门古老的技艺已经成为该镇的支柱产业,刺绣收入占到小镇家庭收入近八成。她们的许多作品,都已成为国礼赠送给欧盟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传递着东方的礼仪。

而且,她们还突破了以往小作坊的格局,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主会场迎宾厅中一幅大型原创苏绣《玉兰飘香》,就出自镇湖绣娘协同作战的巧手。工艺美术大师姚建萍率200人团队奋战100天突击完成。这件苏绣作品,不仅是中国苏绣史上迄今绣制篇幅最大的作品,而且还是绣制人员最多、绣制针线最长的巨作。

那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绘制时,同时在作品中工作的人数一般不超过20人。但她们分成多批次,像一群蜜蜂轮番冲刺,100天中绣出了大约一亿两千多万针,将画面酣畅淋漓地完成。每一朵花都在白、黄、绿、红四套色系中选色,每套色系又拥有从浅至深的18个颜色来丰富表现力,也就是说每一朵花用了近百种色彩的丝线。

这让我想到苏绣中知名的双面绣,那也是苏州最鲜活的象征:细密的针脚、完美的构图,温婉动人的苏州呈现的是粉墙黛瓦之外的绚丽五色。更重要的是,苏州人巧穿时空用双面绣展现出苏州的特质,一面是传统,一面是现代;或者说一面是经济,一面是文化。

玫瑰书评

北方,碎石遍布,白色的大鸟在天空中被击中,鸟儿挣扎着,扑打着翅膀,羽毛纷纷飘落……没有人知道羽毛去了哪里。

■ 毛庆明

“如果你看我的书,一本叫作《务虚笔记》的书,你就走进了写作之夜。你谈论它,指责它,轻蔑它,嘲笑它,唾弃它……你都是在写作之夜,不能逃脱。因为,荒原上那些令你羡慕的美丽动物,它们从不走进这样的夜晚。”

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思考,在人类大脑的沟沟壑壑里,遍布哲学和禅。史铁生21岁的时候,突患腿疾瘫痪,从此在轮椅上度过了38年。在漫长岁月里,肢体的残缺让大脑变得异常活跃。生或者死、健康或者残疾、贫穷或者富有,一个个哲学命题拷问着他的灵魂,在秋叶萧瑟的地坛。

所以有了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有了写作之夜,有了那座荒寂的古园和祭坛,有了南方神秘的宅院和北方大片金黄的葵花。以这些场景为依托,画家Z、诗人L、P医生、O、T、女导演N、WR、残疾人C以及Z的叔叔等人交错登场,他们各自独立,却又时时重叠,为我们上演一幕幕人生话剧。有人说,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而我们通过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获得很多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想史铁生就是如此。残障困住了他的身体,却无法束缚他的灵魂。他将人生的渴望,转化成不同的角色,奉献给我们。

然而被捆绑的身体是他挣脱不了的枷锁。当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地坛公园看着不变的四季和一样的晨昏,当生命变得如此无趣,死亡就会展现出异常的绚丽。当死亡序幕拉开的时候,史铁生给我们讲述了一条鱼的故事,一条来自大海的鱼,毒性非常剧烈但色彩相当漂亮,焙干、研碎,在某一个深夜,女教师O吃下这些碎屑,静静的赴了死亡之约。人言是赴约的借口,真相恰恰是死亡如此美丽。

一只鸟,白色的大鸟,在天空中飞得异常缓慢没有声音,它白色的羽毛以各种形态出现在Z的画布上,他画城市、街道、有多个通道的大大的房子、大房子前的人体,但最终这些统统幻化成羽毛,形态各异的羽毛。而在他妻子、女教师O的梦里,这只白色的鸟翅膀一张一收飞得无声无息,从天的这边飞向天的那边,飞向远处地平线上的老屋,鸟儿飞得洒脱真切无拘无束毫不夸张,老屋却虚幻缥缈如气息凝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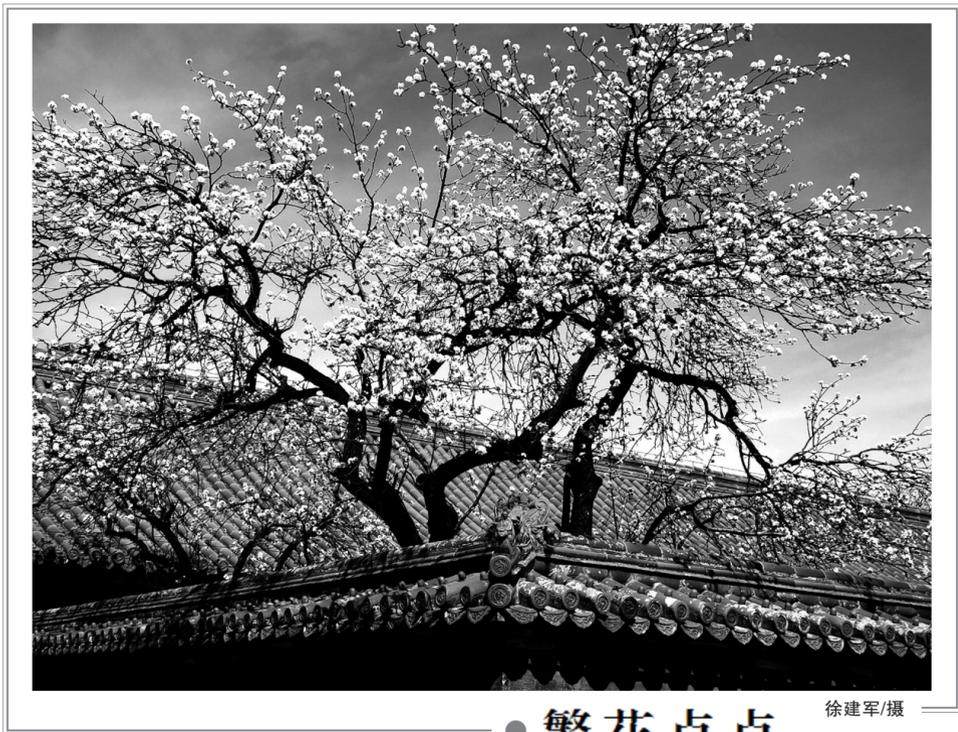
很多人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影响颇深。比如莫言《蛙》里民间艺术手下捏出的一个个有灵性的小人;又比如陈忠实《白鹿原》里那每每在山脊上一跃而过的白鹿。在《务虚笔记》里,是一只鸟。是的,这只白色的鸟。出现在多个场景,贯穿作品始终。魔幻现实主义是用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张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特殊表现”,把现实变成一种“神奇现实”。“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现实”才是目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堪称史诗级的小说,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思索男主角在一个冰雪覆盖的严寒获得类似神灵启示的白鹿形象对于整部作品的意义。同样,在史铁生《务虚笔记》里多次出现的白色的鸟,初读之下,我尚不能解读出它的所有内涵。

最具视觉冲击的是葵花,北方,漫山遍野的向日葵林里散布着很多黄土小屋。葵花盛开的季节,数万只蜂儿齐鸣,跟随葵花熏人醉醉的微风狂徒。葵林述说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是Z的叔叔和那个有着纤柔名字的女人的故事,也可能是别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以及由爱繁衍出的生和死。纤柔的女人为了爱情背负着叛徒的骂名隐入葵林中,成了葵林中的精灵,她活着,但也许死了,她可能嫁了,也可能没有。

读《务虚笔记》,很累却又欲罢不能。我以为文学作品是有性别的。比如早期的萧红和后来的迟子建,她们用优美的文笔向你淡淡地叙述一个个故事,那故事因此变得美好;而比如王小波和史铁生,优美的文字中带了冷静的哲学思考,使得文字生出锋利的棱角,直击读者内心。我想,史铁生在他漫长的轮椅生涯中,一定是一次次拷问过自己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很多个面融进他写作之夜里的一个个人物当中,而在残疾人C当中,他甚至融进了自己的躯壳。在C的残缺的肢体和健全的大脑里碰撞着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有人说,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算不上小说,只能算是他的手记。我不这么认为。小说是什么?小说无非是通过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务虚笔记》恰恰具备了这些要素并通过有别于人的方式将故事表述出来,同时带着读者一道去思考: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北方,碎石遍布,白色的大鸟在天空中被击中,鸟儿挣扎着,扑打着翅膀,羽毛纷纷飘落……没有人知道羽毛去了哪里。



徐建军/摄

● 繁花点点